

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正在家看书,忽然有悦耳的笛声从楼下飘了上来。我推开百叶窗向下望去,小区的草坪上,一个中年男子手拿一只竹笛,尽情地吹着。笛声时而舒缓如小桥流水,时而急促如万马奔腾,他的笛声吸引了不少小区的居民,大家都打开了窗户,静静地聆听着美妙的笛音。

他吹了一曲《梅花三弄》,又吹了一曲《喜洋洋》,然后他举起一个牌子,上面写着“请让我用音乐养活自己”,不少居民都被他的笛声打动了,主动下楼付给他应得的报酬。

一位小伙子拿着钱朝他走过去,中年人于是拿起吉他,一边弹奏一边对着麦克风演唱《男儿当自强》:“傲气面对万重浪,热血像那红日光,胆似铁打骨如精

人在途中

一个人的演唱会

何如平

小区是很早以前建成的,那不多的几个车位便成了有车一族争抢的对象。有些回家迟的没地方停车,只好随意乱停,有的甚至停在别人的车库前,堵塞了别家车子进车库的路。于是,在半夜经常可以听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,还伴随着一阵不满的怒骂。

《真的爱你》:“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,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,纵使罗唆始终关注,不懂珍惜内心疚,沉醉于音阶她不赞赏,母亲的爱却未退让。”

发现他是一位残疾人,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。对于这样敢于和命运抗争的人,我总是怀着深深的敬意。

我拿出拾元钱,下了楼来到中年人面前,他正在收拾“演唱会”的家当,准备到另一个小区去表演。我送他走出小区,他告诉我,他是从四川灾区来的,这次汶川地震比起那些遇到的同胞、截肢的伤员,他应该算是个幸运者了,他是从当地政府的安置点“溜”了出来,到我所在的城市投靠亲友。他说自己生活的路还很长,最终还是靠自己,虽然现在腿不方便,他已经开始用音乐来养活自己。

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,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,他的坚强、他的自信深深打动了我,多少天来,那悠扬的笛声和悦耳的歌声在我心里弥久不散。

真情快递

网络有个秘密

张学伟



儿子在QQ上留一网址,打开一看,是他的博客地址,原来儿子参加大学竞选环保形象大使,其中有一项指标是博客的点击率。

从博客日志中得知,竞争十分激烈,长得还算帅气、还有点才气的儿子,最终初赛拿了第一,一周过去,复赛也拿到了第一!就这样,儿子被竞赛一下子推向了顶峰,走在校园,男校友都冲他喊:“王楠,加油!”女校友也纷纷打起了招呼:“好酷哦,王楠!”儿子一时成了大家迷恋的偶像,做宣传的大幅照片不翼而飞,短信太多,手机不得不关,到处都是鲜花和鼓励。还有一个广州女孩不远千里跑到郑州,要求非同白马云子见上一面不可。

我不禁有些担心,儿子才19岁,他该不该过早得到这些。可儿子情绪高涨,完全不理睬母亲的感受,再次发来短信:“妈妈,发挥你的号召力,博客要点击率,决赛对我至关重要!”可怜天下父母心,我不及其烦给亲朋好友一一发去博客网址,还将报社朋友拉去助威……

这天,当我浏览儿子博客时,忽然发现有篇日志竟是隐藏的,这篇日志为什么要隐藏起来?难道他真的陷入爱的包围圈了?好在我有四年的电脑经验,马上进入后台,破译密码,可连着输了许多数字都不对,想了想,便输入我的生日,竟然破译成功,原来儿子是用母亲的生日做密码的,心里顿时一暖。

儿子日志这样写道:这次竞选环保形象大使,经过各方面才艺表演,初、复赛我都拿了第一。可是,决赛第一名却与我擦肩而过,我哭了。其实竞赛的过程,我得到的太多太多,尤其妈妈叫来那么多朋友,使得博客点击率上升很快。后来,是系主任气愤地告诉我,这个指标早就内定了……

哈哈,第一次尝到现实残酷的滋味,但我更想拿到第一。因为第一名奖品是一台价值10000元的笔记本电脑。赢得这台电脑,我想送给亲爱的妈妈,好让妈妈出差时写作带来方便。眼泪悄然滑落,儿子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,我流着泪在日志上留言:妈妈谢谢宝贝……

悄悄将稿费做了清点,决定买台笔记本电脑送给儿子,以示鼓励。儿子的博客,不经意间,成为我们母子之间沟通心灵的桥梁。

自我记事开始,就知道父亲独自在几百里外的成都工作,我和母亲则一直生活在重庆。

8岁那年暑假,母亲让我去父亲那里度假。我很开心,因为我已有一年多没见父亲的面了,我很想念他。于是,母亲就给父亲打了电话,说好了我坐的车次,让他去车站接我。我问母亲为什么不一起去,她说工作忙走不开,我就独自一人上了火车。

父亲见到我很高兴,立马放下手头的事情,专门陪我游玩,晚上还特意为我设宴。在酒宴上,我见到父亲身边坐着一位女人,对他很是关心,不停地为他夹菜。那女人还带了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。我意识到父亲和那个女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。尽管那晚的菜肴很丰盛,可我却吃得很少。父亲问我:“饭菜不合胃口吗?”我没有回答他,眼泪却止不住往外流。

接下来的日子,父亲对我总是小心翼翼的。尤其是那个小男孩,一个劲想和我玩耍,每次都被我粗暴地拒绝了。有一次,那小男孩竟然跑到父亲面前,对着父亲喊爸爸。父亲显得很尴尬,对小男孩说:“我不是你的爸爸。”随即指着我说:“我是他的爸爸!”让我不解的是,父亲虽然不让他对自己叫爸爸,但对他的神态却很亲昵,这对初谙人事的我,是最为敏感的。

终于有一天,我忍不住了,嘟囔着问父亲:“爸爸,那个小男孩究竟是谁?”

父亲被我突然的疑问弄得愣住了,好长时间才回答说:“孩子,你还小,长大了,

你就明白了。”

但我却不依不饶,搞得父亲很难堪。无奈,父亲只好告诉我,小男孩是他和另一位阿姨生的。我顿时愤

世相百态

谎言背后的爱

阿冰



你就不依不饶,搞得父亲很难堪。无奈,父亲只好告诉我,小男孩是他和另一位阿姨生的。我顿时愤

愤地对父亲喊道:“你坏,你是大坏蛋!”父亲苦笑了一下,还是那句话:“孩子,你还小,长大了,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库,便迁怒于他的车子了。事有凑巧,那天,和我同住一小区的同事老李用他的车子载我回家。在老李的车子中,我发现车座上放着一张大大的纸牌,上面有老李的手机号码,还写着几个字“对不起,给你添麻烦了”。我不明就里,不知道这张纸牌是干什么用的。

老李又告诉我,这张纸牌真的管用,已有好几次别人打电话给他让他把车子移开,而他总是及时去开车子,并顺便向对方诚恳地道个歉。而对方对老李的随意停车也没发什么怒气,反而是心平气和地和他说话,现在小区里停车的地方少,只要能方便大家就行了。

明白这泊车更是一门学问,我相信老李说的是实话,只要你方便别人,人家当然也会以礼相待的。可我认为与人方便,也是与己方便。将别人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,别人也会对你好言相加,善意相待,这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,也是一种睿智。予人玫瑰,手留余香,与人方便,最终受益者还是你自己。

生活空间

泊车的学问

阮永兴

的。老李却笑着告诉我:“每次停车时,我总是将这纸牌放在车子的前窗上。”以便别人开不出车时联系他,让他及时将车移开。我倒不相信这张纸牌有这么大的用处,我想这也许是老李的一厢情愿吧,挡住了人家的车库人家还会迁怒于他

花季雨季

高考的收获

张伟



图/涛涛

钱,刘老师一定是他花钱请的。刘老师的父母也是教师,家就在我们学校,专门腾出了一间房供我学习用,且吃住都在他家,我很满意这个新家,省去了奔波之苦不说,关键是不用听父亲的训斥了,期间,大哥常来看我,从不空着手,不是拎着吃的,就是拿来喝的。

刘老师的数学和英语特别棒,这两门功课又是我的弱项,那时候我常想,她简直就是为了做我的家教而生的。除了给我辅导功课,刘老师每个晚上都为我熬汤送点,外加一个水果,对于刘老师的悉心照料,我并没有多少感动,总感觉是大哥花了钱的。

小灶的力量不容忽视,几个月下来,我的功课提高很快,高考成绩高出本科线30分,如愿以偿地被华北电力大学录取了。父亲在家正喜滋滋地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,刘老师挽着大哥的胳膊回来了,父亲抬头看见他们俩,诧异地张大了嘴巴,半晌,父亲哑然失笑:“双喜临门啊!”这一年高考,我收获了我的大学,大哥收获了刘老师的爱情。

红柳滩的海拔并不低,4250米。望着被黄沙的海洋淹没的红柳滩,露着的美梦,都被这风吹跑了。甚至没有一个队员愿意在这里住营,恨不得一下逃离这个沙漠。

我向战士打听:“三十里营房离这里多远?”答:“100多公里。”我问:“那里面有风沙吗?”答:“一样,也是戈壁滩嘛。”

我大失所望,看来风景只剩下“风”,而没有“景”了。从西藏一进新疆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!时间还早,我们决定继续前进。

这是一次与风沙的较量,是一次迎击风沙的决战,路是搓板的碎石子路,颠簸已经习以为常;有时赶上风口,风沙像大雾一样,10步之外不辨人,只能一点点地辨别着道路小心翼翼地前进。

途中经过康西瓦大坂,这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,埋葬着在中印战争中牺牲的军人。天色昏黄的傍晚,我们终于赶到又一个驿站:三十里营房。这里的海拔降到3700米。

我在前,2号车在后,可却迟迟没能跟上来,对讲机联系上了,原来他们的车胎扎了,正在路上换胎。休闲洒脱地说:“路上的石头实在厉害,说不定什么时候给你致命一击,但距离目的地这么近才爆,心里竟然有点感激!”

我们对父亲的态度发生转变,是因为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。一天,那个小男孩又跑到父亲跟前,对着他喊爸爸,当时有好多人都在场,父亲指了指我,再次对着小男孩说:“我不是你的爸爸,我是他的爸爸!”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父亲很可怜,活得很累,不禁对他有了几分怜悯。等其他人走后,我对父亲说:“爸爸,你放心,这件事,我回去后,保证不对妈妈讲!”

父亲闻言很高兴,突然把我抱了起来,在我脸上美美地亲了几口,说:“咱们都是男人,男人说话是要算数的!”我连连点头:“算数,咱们拉钩!”

暑假结束后,我回到了重庆。母亲向我询问父亲的情况,我只是说:“爸爸在成都一切都挺好的。”母亲闻言似乎也很满意,再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父亲。

转眼十年过去,我考上了大学,父母都来学校送我。此时我才知道,在我去父亲那里度假的前四年,父母就已经离婚了。但为了不影响到我的学习和成长,他们决计不告诉我实情。于是,在整整十四年的时间里,父母双方始终恪守着诺言,我则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当我知道真相后,先是很吃惊,接着又觉得自己很粗心,在这些年里,竟没有察觉到父母为了自己而费的苦心。这么一想,我不再怪罪父母,反而感受到他们对我深沉的爱。我不得不再一次抱住了父亲和母亲,泪流满面地说:“你们永远是我的好爸爸、好妈妈,我永远是你们的孩子,我永远爱你们!”

从保护本国金融安全角度讲,限制外债作为地股市的思路是正确的。但行政性管制政策却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恐慌气氛,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。尽管印度财长奇丹巴拉姆紧急出面安抚市场情绪,政令匆忙改动无疑令国家信誉受损。

与印度相似,我国也存在本币升值、股市飙升、房地产等资产价值偏高的问题,除100亿美元左右的QFII之外,掌控1.2万亿美元的国际对冲基金正悄悄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。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地下外债资产规模可能高达800亿美元左右。

更有人怀疑疯狂炒作工商银行股票的资金不是国内基金公司,也不是私募基金,而是国际游资。他们与国内不法券商和投机者合作,通过对倒等方法拉高权重股,目的是坐庄整个中国股市。

前车的之鉴告诫我们,过激的管制政策并非良方,化解国际游资负面影响的出路仍在于疏导。对中国股市而言,采取直接“堵”游资流人的措施,无法浇灭游资“赌”人民币升值的热情。对游资的管理应倡导“堵不如疏”的管理理念,要形成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,缓解汇率失衡问题,这才是治本之策。在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,央行仍有必要对汇率进行调控,以使外汇市场平稳运行。



朱晓翔 著

我想如果有一天有关方面突然动手调查国内游资的来源,没准能有惊喜的发现。

(完) 中信出版社出版

连载

指望到红柳滩天气变好,可那风沙丝毫不减轻对我们的袭击。

前面有几排平房出现,那是兵站。我跑过去,见到门前有个战士走来,我将信将疑地问:“这里是红柳滩吗?”他点点头说是。我不罢休地问:“没看到红柳,怎么叫红柳滩呢?”

他说:“那有点柳树毛子吗?”我看到了,那一片片柳条在风沙中摇曳。我仍不甘心,问:“红柳滩没有没风沙,可以露营的地方?”他说:“这是戈壁,哪有没风沙?”

后来听说,这里从前确实处长满红柳,但渐渐地被砍伐烧光了,现在只空余下一个美丽的名字了。

红柳滩的海拔并不低,4250米。望着被黄沙的海洋淹没的红柳滩,露着的美梦,都被这风吹跑了。甚至没有一个队员愿意在这里住营,恨不得一下逃离这个沙漠。

我向战士打听:“三十里营房离这里多远?”答:“100多公里。”我问:“那里面有风沙吗?”答:“一样,也是戈壁滩嘛。”

我大失所望,看来风景只剩下“风”,而没有“景”了。从西藏一进新疆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!时间还早,我们决定继续前进。

这是一次与风沙的较量,是一次迎击风沙的决战,路是搓板的碎石子路,颠簸已经习以为常;有时赶上风口,风沙像大雾一样,10步之外不辨人,只能一点点地辨别着道路小心翼翼地前进。

途中经过康西瓦大坂,这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,埋葬着在中印战争中牺牲的军人。天色昏黄的傍晚,我们终于赶到又一个驿站:三十里营房。这里的海拔降到3700米。

我在前,2号车在后,可却迟迟没能跟上来,对讲机联系上了,原来他们的车胎扎了,正在路上换胎。休闲洒脱地说:“路上的石头实在厉害,说不定什么时候给你致命一击,但距离目的地这么近才爆,心里竟然有点感激!”

我们对父亲的态度发生转变,是因为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。一天,那个小男孩又跑到父亲跟前,对着他喊爸爸,当时有好多人都在场,父亲指了指我,再次对着小男孩说:“我不是你的爸爸,我是他的爸爸!”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父亲很可怜,活得很累,不禁对他有了几分怜悯。等其他人走后,我对父亲说:“爸爸,你放心,这件事,我回去后,保证不对妈妈讲!”

父亲闻言很高兴,突然把我抱了起来,在我脸上美美地亲了几口,说:“咱们都是男人,男人说话是要算数的!”我连连点头:“算数,咱们拉钩!”

暑假结束后,我回到了重庆。母亲向我询问父亲的情况,我只是说:“爸爸在成都一切都挺好的。”母亲闻言似乎也很满意,再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父亲。

转眼十年过去,我考上了大学,父母都来学校送我。此时我才知道,在我去父亲那里度假的前四年,父母就已经离婚了。但为了不影响到我的学习和成长,他们决计不告诉我实情。于是,在整整十四年的时间里,父母双方始终恪守着诺言,我则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当我知道真相后,先是很吃惊,接着又觉得自己很粗心,在这些年里,竟没有察觉到父母为了自己而费的苦心。这么一想,我不再怪罪父母,反而感受到他们对我深沉的爱。我不得不再一次抱住了父亲和母亲,泪流满面地说:“你们永远是我的好爸爸、好妈妈,我永远是你们的孩子,我永远爱你们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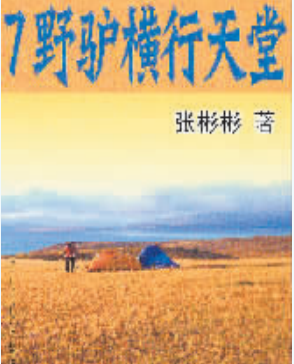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冲刺 9月9日是不寻常的一天,是走出高原的最后冲刺,要翻越黑卡、麻扎、库地三个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大坂,目的地直指新疆叶城。那是新疆

新股申购的一级市场上,也活跃着一股“国内游资”,它的特征是只有申购新股时才会露面,像中国石油、中国铁路,都冻结了3万亿以上的金额,一旦新股申购结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,几乎看不出有参与二级市场炒作的痕迹,从风险层面考虑,它完全没问题,但是很大程度挡住了散户们的“财路”,使中签率

大大降低,像中国铁路,必须有67万元才能稳中1000股,对手中既有股票又想碰碰运气的小投资者来说是在是遇不遇可。

我想如果有一天有关方面突然动手调查国内游资的来源,没准能有惊喜的发现。

(完) 中信出版社出版



张彬彬 著

麻扎大坂是三座大坂中最险最美最漂亮的一座,据说,每年都有几十辆汽车在这里翻车。山谷底是宽阔而干涸的河床,山体经千万年河水的冲击,形成一面墙似的齐整土壁,路两边城墙一样高的三四十米的土壁,像大扫帚蘸了墨汁刷过一样,山的颜色奇特,有的发红,有的发黄,有的发绿。山脊的变化多端,有的像锯齿,有的像高高

库地大坂是我们翻越的最后一个大坂,海拔降到3800米,山路依然是蛇形盘旋,有许多急弯,转弯处车速放慢,不然就有冲下路基的危险。可对于曾经沧

海的我们,这都已经不值一提了。心情一放松,小马的节目多起来,一会儿“酸梅!”一会儿“花生!”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,不停地递这递那。不一会儿,他又与我交换电话号码,一手握方向盘,一手输号,还得输入名字,我也放松了警惕。

其实不开车,小马也没闲着。我和小青在后排坐着,唠着唠着就睡着了。小马发现了,抓了个现行;急忙拿了相机拍下,得意地说“张姐从来不承认自己车上睡觉,总算被我抓到了,看这景色,舍不得闭眼睛,这回有了证据,看她还咋说?”拍完照,小马和苏东一齐喊:“这儿的风景太好了!”

我不知其中有诈,急忙睁开眼,摸相机,景色还没看到呢就连声说:“好好好!”此事后来成了队友的笑柄。下了库地大坂,海拔下降到2000米,并且继续下降,见到了久违的柏油路,一路轻风马蹄疾,欢快地飞奔中,看到前面出现绿色的树木、房屋,还有旗杆上的红旗。

进入叶城了,虽然沙尘很大,所有的树叶都被沙尘糊了一层黄色,使那绿树显得沉重而生闷,但毕竟沙尘掩藏不住这里的生机。宽阔的街道,各式的建筑群,奔驰的汽车,来往的人群,这曾经遥远的一切又都回来了,真像从月球或是其他什么星球回到了人间。

(完)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